

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

精明與率直

雲 德

職場如江湖，有人精研察言觀色、見風使舵之術，總能在人際的漩渦中左右逢源；有人嫻熟站隊之道，汲汲於攀附權貴、迎合時尚、周旋人脈，將圓滑通透視為進階捷徑；當然也有些不諳人情世故者，不揣摩領導意圖、不察看他人眼色，心目中只關注事實，不掖不藏、敢講真話，儘管持之有據、言之鑿鑿，但卻不太受上峰待見，只在私下裏風評頗佳、備受尊重，此類現象特別耐人玩味。

毋庸諱言，那些精明之人往往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，既知道話到嘴邊留半句，又曉得關鍵時刻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故而能在生活的迷霧中迅速找到利益的方位。他們利用自己靈活變通的情商，經常能在短時間內贏得諸多的便利與機遇。然而，同時也要看到，這種建立在人情依附、投機取巧之上的優勢，往往充滿了潛在的風險。因為依附他人者，終將被人脈裹挾、遣派系捆綁；迎合潮流者，難免隨風氣轉換、被利益掣肘，內心充斥着扭曲的痛苦。這些人精明一旦過頭，必然成為算計。精明換來的，經常是表面的熱絡和內心的疏遠；算計得到的，經常是短暫的利益和長久的孤獨。一旦局勢更迭、靠山傾覆、利益消散，所有靠投機得來的優勢便會瞬間崩塌，昔日所有的順風順水終將迅速化為泡影。

儘管順勢而為是處世本能，但隨波逐流並非唯一的生存方式。職場中真正的強大，從來不是左右逢源的圓滑，而是問心無愧的正直；真正的安穩，從來不是關係網堆砌的庇護，而是實力與品行鑄就的底氣。直面問題不避諱，出現偏差當場提，雖然可能給人感覺情商不高、有股傻勁，但率直之人心胸坦蕩、心口如一，不會因為你上位就阿諛奉承，也不會因為你失勢就落井下石，其話雖然刺耳，但句句屬

實；態度可能生硬，但事事靠譜。人們開始可能不適應、難接受，時間一久，自然就會發現，與這樣的人交往直接、單純、毋須防範，且完全可以依賴。清人和邦額《夜譚隨錄》中記述過康熙年間翰林編修謝梅莊三個性格迥異的僕人的故事。狡黠與忠厚者能給謝家撐台面，而憨直者常因守規矩而讓主人掃興。一次茱萸會上，客人想召歌妓助興，狡黠僕人便支開簾子去召人。簾子回來覺得不合常規將歌妓趕走，客人不歡而散；謝梅莊夜晚飲酒校書，酒不夠叫人去買，簾子卻以多沽傷費、多飲傷身為由奪回酒瓶；謝初任御史上朝，書童不慎弄髒朝服，狡黠者厲言不吉，謝怒令杖責書童，簾子引用主人說過「羹污衣、燭燃鬚而不動聲色」之語來規勸，被謝怒斥為「沽直」。簾子回應：若主人日後在朝堂直言陳諫，難道也是買好嗎？謝一時語塞。後來謝梅莊獲罪下獄，繼而流放戍邊。狡黠者不辭而別，忠厚者也堅決離去，唯有主人厭棄的簾子挺身願往。謝梅莊至此幡然醒悟，感嘆道：吾向以為黠者有用，樸者可用也。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，樸者可用而實無用，唯簾者可用也！後將簾子收為義子，陪伴終生。

事實上，敢於剛正率直的底氣，源於立身行事的坦蕩無私，源於兢兢業業的實幹積澱，源於不偏不倚的處世本心。這樣的人心中有敬畏、行事有準則，毋須在人際的迷宮中耗費心力去算計、去逢迎；他們不結黨、不攀附、不盲從，必把所有精力傾注於本職工作，靠實力立足、以品行立身，是職場中特別稀缺的人格力量。東漢名臣楊震堅守清正為官的理念，對官場攀附之風從不苟且。他舉薦過的昌邑縣令王密，攜重金登門致謝，直言深夜無人知曉。楊斷然拒絕，留下「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

知，何謂無知」的千古佳話。在派系林立、賄賂成風的官場上，他剛正不阿，從不依附任何權貴、不迎合世俗陋習，旁人笑他迂腐呆板、不懂為官之道，雖錯失無數晉升機會，但一身清正，迫使政敵不敢肆意構陷，最終成為後世傳頌的廉吏典範，成為世人心中矗立的道德標杆。

率直之人不屬於任何派系，故而沒有派系的糾葛；不巴結任何權貴，因而沒有跪舔的把柄；不帶派系和利益偏見的謬言，因此更具公信力。雖看似疏離人情、錯失捷徑，實則避開了派系紛爭的漩渦、遠離了利益裹挾的陷阱，反而獲得了一種超然的獨立性。這些人因無私而無畏，因無畏而無懈可擊，他們的存在本身往往就是一種特殊品格的標註。海瑞曾上《治安疏》批評皇上，說「嘉靖者，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」，幾乎招致殺身之禍。恰是因了他的剛正，皇帝對他無可奈何，殺之則成暴君，用之則得直臣。故而，海瑞雖一生坎坷，卻始終無人敢真正加害於他，並留給後世「青天」的美譽。唐代魏徵，原係太子李建成的謀臣，曾勸太子早除李世民。玄武門之變後，李世民質問魏徵離間兄弟之罪，「眾皆為之危懼」。換作旁人，會立馬磕頭請罪，但魏徵卻慷慨自若，答曰：皇太子若從臣言，必無今日之禍！這話等於當面承認自己曾是李世民的敵人，且暗示對方的上位有僥倖成分。然而，太宗卻亟需魏徵來證明自己的容人之量與納諫之明，非但不殺，反而「為之敘容，厚加禮異」。此後，魏徵前後陳諫二百餘事，太宗——採納。魏去世，太宗自製碑文，有「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」的經典名句垂世。

面對一個聰明人扎堆的世界，熬點也許沒啥不好。只要你無私無畏、不亢不卑，精明

者所有的複雜套路在你面前全都無法派上用場，因為心機的表演，磊落者無感！他們雖然精於算計，但算的僅是一時得失；唯有襟懷坦蕩、剛正不阿，守的才是一世的心安。誠如曾國藩所言：「天下之至拙，能勝天下之至巧」。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，何謂聰明、何謂成功？或許需要重新予以考量。儘管率直者未必走得最快，但往往走得最遠；未必爬得最高，但往往站得最穩。這，或許就是職場乃至人生最值得珍視的前車之鑒。



▲十月十日，在黑龍江省同江市哈魚島，幾隻候鳥在樹上休息。 新華社

好風如水(上)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夜宿燕子樓，是元豐元年的事。蘇東坡守徐州，治水方畢，夢見了唐代的盼盼。醒來月色如霜，風從水面上吹來，涼涼的，柔柔的，滑過皮膚，像一匹極細的綢。他便寫了那幾句：「明月如霜，好風如水，清景無限。」這裏的風，不屬於哪一個季節，不從東南西北任何一個方向來。它只是「好」，只是一如水。葉嘉瑩先生說，以水喻風，是別出心裁，那好風帶給人的舒適感，彷彿柔和清涼的水輕輕滑過皮膚。我讀到此處，總覺得這風裏藏着一種奇異的寂靜——不是無人，而是人在，卻不必言說。曲港跳魚，圓荷瀉露，都是些極小的動靜。魚在半夜跳起來，是因為沒有人；露珠從荷葉上滾落，撲的一聲，是因為夜已經很深了。這些聲響，是寂靜本身的聲音。

蘇東坡寫完這首詞，尚未付歌，徐州城裏已有人傳唱。他派人查問，原來是一個巡夜的兵卒，在張建封廟裏聽人唱過，便記了下來。東坡笑而釋之。這一笑裏，有一種很深的通達。他並不追問那廟裏唱歌的是誰——也許是盼盼的魂魄，也許只是風。

波斯詩人魯米（Rumi）也寫風。他有一句話，說人的話語是一陣陣風，這些風揚起的塵土遮蔽了道路。但魯米的風，不全是遮蔽的。他在《瑪斯納維》裏寫道：「靈魂的旅程不受時間與空間的約束；我們的身體，是從靈魂那裏學會了旅行。」在蘇菲派的傳統裏，有一個詞叫「瓦格特」（waqt），譯作「當下」。這不是鐘錶上的某一刻，而是一種從時間的河流中躍出的瞬間——愛者在這一刻觸及了無時間性，「沒有鐘點的那個東西」。

哈菲茲（Hafez）的詩裏，晨風每天早晨都送來摯愛者的恩典。風是信使，是媒介，是看不見的連結。十四世紀的設拉子，人們在冬至夜裏圍坐，隨意翻開一部哈菲茲的詩集，從詩行中尋求解答。那種翻書的動作，本身就是一種對「當下」的信賴——風從書頁間吹過，答案便在裏面。

我總覺得，蘇東坡在燕子樓上感受到的那陣風，和哈菲茲的晨風，是同一陣風的不同名字。東坡沒有蘇菲派的術語，但他有同樣的體驗。他寫「古今如夢，何曾夢覺，但有舊歡新怨」。盼盼的樓空了，燕子每年還來，人卻不在了。這種對時間的凝視，不帶眼淚，只是一種很深很靜的看見。就像沈從文寫湘西，歌聲是溫暖的，可溫暖裏有深深的悲劇感升騰，像沅水上朦朧的煙霧。沈先生只是緩緩放歌，在對死亡的白描中，更包容了生命本能的驚奇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秋天裏，我坐在高鐵上。看會兒書，刷會兒手機，閉目養神眯一會兒。偶爾起身接開水，順便望一望車窗外——於是看到很美的大地：綠色的丘陵，剛剛收割過的金色稻田，山坳裏的村莊，開過荷花的池塘河溪……江南仲秋的天氣，溫潤成熟，得體妥帖。北京的重陽，雖然微涼，但陽光和煦，恰到好處。

秋天裏，同學朋友寄來了湖北的蓮蓬菱角，福建的柚子，東北的葵花籽，西雙版納的黑（富硒）花生……我們吃到各種各樣的果實——那是大地在秋天給我們的饋贈，新鮮而豐盈。

秋天裏，曾經的港漂約在一起。久未見面的老友緊緊擁抱，親切無比。十幾個人不停地說話，聊各自近況、國際國內時事，也聊當年的港漂生活、一起經歷的事，還約着一起出去旅行……吃了什麼印象不深，只記得是土耳其菜；服務生小哥一副異域面孔，笑容可掬。環境不錯，菜品也夠地道。

秋天裏，與好姐妹坐在王府井一家開放式露台咖啡吧。秋日午後的陽光和微風剛剛好；說好AA制，幾個人不約而同點了港式現磨杏仁茶、楊枝甘露，服務生抱歉道：「師傅還沒上班，可以點別的。」稍有遺憾，改點雪梨茅根茶、咖啡……突然感覺這裏的氛圍很「香港」：大大的白色遮陽傘，花壇將露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區域，老式燈具，還有服務生專業得體的服務……唯一不同的是露台面對的風景——朝西望去，天安門、故宮的紅牆琉璃瓦隱約迤邐在綠樹中。拍拍照、聊聊天、聊聊人生。每個人都經歷過大時代，參與過大事件，如今說起來卻雲淡風輕……不知不覺聊起香港的種種，聊起香港那些共同的朋友。大家有一個相同的感覺：身邊但凡在香港待過幾年的人，都對香港充滿感情；現在無論身處何處，「愛香港」「祝福香港」成了共有的情懷。不遠處的紅牆琉璃瓦，從夕陽餘暉中的淡影，到華燈初上的剪影；我們依然捨不得離開，捨不

在遼闊的秋天裏重逢

得分手……

秋天裏，與老友Wong先生約在大灣區見面，並引薦闊密小樂與他相識，一起搭車「漂洋過海」來聚會。嶺南的秋風穿過樓宇，溫潤舒爽。在香港時，Wong先生曾開車帶我們去鹿頸看白鷺、去大帽山看落日；我離開香港前，曾去他屯門的office參觀藏書間，吃盒飯、聊天。聊起他當年參與建設白天鵝賓館、澳門大學……當年我們也曾一起去雲南考察，走訪偏遠村寨。那是一個長壽村，百歲老人比比皆是。當時隨團記者問了一個問題：「如果讓你在這裏生活到一百歲，或者在香港活到七十五歲，您選擇哪裏？」Wong先生嚴謹地答：「首先，我在香港不至於只活到七十五歲；其次，即使活到八十歲，我還是選擇香港……」一晃十多年過去了，Wong先生仍然精神爽朗，小樂都猜不出他已年過八旬。對於他當年回答記者的話，我們一致的理解是：有的生活日復一日，活一百年相當於一天；有的生活一日彷彿千里。我們都寧可選擇豐盈而充實的那一種。

Wong先生也是恩師的老友。三十五年前，恩師在港工作，他們時常交流。我們感慨：如今這樣綿延幾十年的老友情誼，愈發彌足珍貴了！

志明也是，只要我們招呼一聲，他立馬從香港趕過來。



▲秋天高鐵途中的田野。 作者供圖

我很高興有這些朋友：只要邀約，爽快答應。因為彼此了解，都是真誠的——真誠記掛，真誠想念。

秋日裏，東哥和公子志欣來了北京，出席其父捐贈清華大學基金完成儀式。老先生多年來關心國家的教育科研事業，慷慨捐助，善款遍及多所高校。老人家臨終時指示將自己名下財產約一百億元（他一向低調，這是媒體估計）全部捐贈清華，成立基金，支持科技創新。他多年來捐贈內地科教、公益事業累計達三億多元人民幣。東哥一家重情重義，往來多是幾十年的老友記。

秋日裏，又聞桂花香。走在南方的街道，似有似無，它不迎合湊近的鼻尖，只留給恰好經過的人。聞到香，轉頭去找，發現滿樹金黃的桂花。想起去年的秋天，母親病房的樓下，桂花也是這樣開着，只要一開窗，便有絲絲香氣飄進來。母親說真好聞啊！護工折來幾枝，我們插在礦泉水瓶裏，放在母親床頭。桂花與我們一直陪伴母親，送走母親……

這個秋天，走在街上，我會對擦肩而過的陌生人產生一種敬意。我不知道他們心裏藏着怎樣的高山和大海，但我清楚，為了守護自己的理想和人生，他們都曾走過漫長而崎嶇的路程。或許，這些路程會成為他們一生的秘密；或許，某一天，我們不經意相遇，就像我們在這遼闊的秋天裏相遇一樣。

「太平洋墓地」之說



柳絮紛飛
小 冰

沉船故事，自古以來是民間熱門的小說和電影題材。泰坦尼克號、阿托卡夫人號、聖何塞號等海難事件，或因巨大的人員傷亡，或因無價的財寶損失，或因某一次歷史轉折，情節牽動一代又一代的後人。

「太平洋墓地」，是指美國西北部的俄勒岡州海域，當狂野的太平洋洋流來到這裏，與洶急的哥倫比亞河碰撞，形成洶湧的激浪，成為航海者們穿越西北海岸的生死詛咒。哥倫比亞河入海處的阿斯托利亞，被看作航海者的「人間地獄」，單單是一七九二年以來，就有千艘船隻在河口沉沒或失蹤，七百多人葬身大海。附近有「哥倫比亞海事博物館」（Columbia River Maritime Museum），展出的非虛構事物，啟迪了我

對海洋的認識。

古人沒有雷達，出海者僅憑肉眼和一代代海員的口口相傳，去判斷所處海域的海情、水性、天氣和地理特點，去調整對船隻的操作。而僅憑經驗之談，遠遠不夠應付複雜的環境，水裏隱藏的礁石和沙洲無處不在，船隻一不小心與之相撞，就擱淺，就發生海難。

著名的四桅鋼製英國貨輪彼得·艾爾代爾號（Peter Iredale），在經歷了一個月的航行之後，在距離哥倫比亞河口僅六英里，快靠岸的地方，因濃霧緊鎖，加上強烈的海風海流，於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阿斯托利亞的瓦倫頓海灘擱淺，一百二十年過去了，殘骸仍在那裏，成為當地的旅遊景點。

看影片可知，當狂風在身邊呼嘯而過，當海浪排山倒海地沖來，船隻被扭曲、被解體、被撕裂，船在呻吟，船上的物品四處擠壓着傾瀉入海，此時的人站不穩行不定，而他們必須頑強地力挽狂瀾。很難想像遇難者在生命最後關頭的恐懼狀態，就算倖存者，他們的劫後餘生也常常令人坐臥不安。

博物館展出一些二戰紀念品。有美軍官兵繳獲日軍的戰利品，有日本士兵隨身的護身符。看到一些日本旗幟，上面布滿了親朋好友的簽名，以及盼望親人平安返家的祝福。顯然那些士兵再也沒能回家，人們根據簽名，找到了有些旗幟的出處，並作為遺物送回去；有些物品由非營利機構接收，至今

尚在分析，尚在尋找親屬。

哥倫比亞河是北美太平洋地區最大的河流，也是華盛頓州與俄勒岡州的界河。在博物館一帶的五英里河岸上，修建了步道、單車道、小火車道，遊客沿途遊覽，參觀海事紀念公園、海事博物館、海獅碼頭，經過阿斯托利亞大橋時，緬懷那些在海上遇難的人們，感恩當今安全便捷的海陸空交通。

博物館有史料說事，有展品佐證，我懂了，並非每一片海陸空都供人類舒適往來，喜之極喜惡之極惡才是航海家們漂泊海洋的常態；還知道，兩萬年前北美的大部分地區被冰川覆蓋，那時的海平面，比現在低四百多英尺！